

母亲怀我时在大连。临盆前不久她才回到上海。整个孕期她常去海边散步,因此我的基因里自带亲水因子。有江河湖海,有港口,这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也有了对于宇宙自然的敬畏。孔子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苏轼挥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都在大江大河边。彷徨时,郁闷时,得意时,失意时,我都偏爱去有水的地方转转。

纳巴拉湾曾被葡萄牙航海家认为是大河入海口,“一月的河”,音译为“里约热内卢”,这片土地也以此命名,并成为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塞纳河把巴黎分成左岸和右岸,右岸是

载着杜拉斯复杂纷纭的感情,是她在垂暮之年对那段自传式刻骨情事的深沉回忆。一水连六邦,这是一条具有神秘多元气质的大河。直到因缘际会我在涓公河航行到了四三三夜,途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后,它对我仍有着特殊的磁场引力—那只属于热带山林河流特有的秘而不宣、意味深长的气息。那几日雨季开始了,深夜的涓公河水涨满河床,在晃动的船影和大山的倒影里,不远处的原始森林依稀可见。喝着老挝啤酒、嚼着老糙糯米饭的我,对时间的感受淡漠了。

如果没有缠绵灵动的湘江,长沙只是一座散漫快活的中国中南部内陆城市。但有了湘江和江边古意幽深的岳麓书院,长沙自然然而有了江天暮雪的自然相化了的诗意,有了3000余年历史的曼妙蝉衣;瓯江是中国东海独流入海的河流,从温州城蜿蜒而过。夹在吴越文化与八闽文化之间的温州总让人感到氤氲徘徊的古陌情结,这也使得温州荡漾着商业文明和世俗文化的波影。瓯江也拯救了丽水大山里的小县城青田,一泓瓯江水在小城穿城而过,顺瓯江往东南60公里就是商业气息浓厚的温州。

温州是青田人的出海口,他们带着巧夺天工的青田石雕,沿瓯江而下到达温州,继而是宁波、上海、天津,继而是日本、西欧,成为著名侨乡,实现了这座东南之瓯壤的最强逆袭。

每到一座长江沿岸城市,我都习惯于去江边看

看。比起苏州的精致,杭州的秀美,南京自带某种磅礴与压抑。它有王气,承载过民族理想,有过六次屠城的经历,因此也具有我们民族比较欠缺的悲情气质。我觉得相映汉口、宜昌、重庆,长江在南京段才更像长江,它是如此森森万象,落落芳华。而到了泰州段,则多了柔软,少了奔突,多了岁月静好,少了别绪千重。长江岸线的别汤江水,在南京段是属于历史的,属于王朝的背影,浩瀚悲情,而到了泰州段,则属于乡愁,属于鲟鱼刀鱼河豚,属于生活。

有着黄浦江、苏州河的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十里洋场,风云际会,足够的传奇感能让人忽略身处其中的繁华难来,情怀易散。这两条沉淀了上海历史、辉煌和垃圾的河流,搭建起了魔都的水域框架,也是上海人生态心态的分水岭。两河最终合流汇入东

海,沿岸的风景和故事,可以满足史诗大片和都市风光片的构成,是全球上海人的乡愁。我有个北方友人曾说,他少年时代幻想从外白渡桥跨过苏州河走到外滩,再拐到南京

路一直溜达到凯司令吃一块栗子蛋糕,这条线路和行为基本完成了他对上海的美妙臆想。

情绪低落时,总会想四处走走。首选常常是外滩,我需要水的慰藉。那次,春

甜酸苦辣咸之“苦”且不论,大概也没有人会“嗜苦”。酸和辣原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市面”,但近新有破竹之势,尤其是“辣”,可能已成为大众点评里的新宠。咸的话,由于在上海的宁波人不少,旧日有“无宁不成席”之说,所以也有不少人喜欢咸口。

我有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推论。食物过咸或过辣易就饭,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食物佐餐。相反“甜”味是让你多吃,对应的是相对物资富庶的地区,多吃菜少吃饭。更不要说各类甜口零食和点心。今天人们谈“糖”色变,蝴蝶酥、拿破仑、月饼、搅奶油、八宝饭等等甜食糖分都打了不少折扣。蜜饯今天在上海就像传统戏剧一样,看戏听书大概和蜜饯一样属于慢生活的年代吧。

祖父的集藏

郑有慧

人家在工作毕休息时,就会把玩这些宝贝,顿感疲劳均无。可惜“文革”浩劫抄去七大车,家徒四壁,荡然无存……可是先祖父毫不气馁,自1972年至1992年二十年中又存了满满的一间屋。

虽然物品远远不及以往,但不凡也有数件可以念叨一下的藏品。明代祝枝山短札,是祝允明赠物给在哇妹丈,字迹遒秀,少许胜多许,承钱镜堂公见贻,殊为铭感。

董其昌残札一册,是为劝慰夫妇失和的,有云:“天下事有傍人极难解分者,莫如伉俪之间,乃因琴瑟

的不调,而反致高堂之不豫,凡在相知,未有不为动念者,况情关手足如吾两人者乎!此吾于今日之事,不得不为老弟恳切言之也……”册后有阳湖吴伟一跋,述此册散失经过:“右董香光家书墨迹,此其前四页也,其后四页,别藏于缪穆庵表兄处。咸丰间,余购此四叶,向穆庵乞其所藏,以成完璧。穆庵既允矣,突被寇乱,各自奔避,此册随余转途,几弃者屡,幸而获存。穆庵之歿已久,所藏悉归乌有,此册之不得复全,……而即此数

路一直溜达到凯司令吃一块栗子蛋糕,这条线路和行为基本完成了他对上海的美妙臆想。

情绪低落时,总会想四处走走。首选常常是外滩,我需要水的慰藉。那次,春

百字,神采焕发,丰度端凝,非后人临摹所及,况出入兵燹,追随篋二十余年,敝帚千金更当宝贵矣。书中所称老弟,不知何人,后叶既失,遂无所考,重增惆怅。光绪岁次癸未季夏,客新安,重付装潢,因叙缘起于左。”那么这页页流传真事,而归先祖所有,是很不简单的。

扇蕙为先祖的最爱,若干年来,集扇累累,厥数近千。上世纪70年代时陆续部分归还及再集藏的也有数以百计,而且名堂繁多,今特举一例叙述:兄弟扇:潘博山草虫,潘景郑书画录词。夫妇扇:李煜唐隶书,马树兰花鸟。父母扇:樊楚霖山水,樊诵芬行书。兄妹扇:周坚白墨竹,周慧珺行书。遗老扇:陈曾寿画佛,李国松正书。“叛徒”扇:胡适书法,刘海粟山水,因二人曾自谓为文学、艺术“叛徒”……劫后余生的吴湖帆和章太炎合扇,也很奇特;湖帆公一枝绿萼,梅笔墨高洁,斜依扇页,笔精墨妙,是在穿鼻扇骨的页面上当场兴笔作画……

先祖遗存的各类藏品,是他珍爱的集藏;虽说经过战事、浩劫、变卖使之损失极大部分,但这些物品应该还在人世……

物品的存在总是胜于人的寿数,人仅仅是暂时保存几十年而已。因此,除了对毁坏的多品可惜之外,先祖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了吧……

的。大多数时候我是不与人争的,但是这个印,我要抢在前面盖,因为这会影响到铃印的效果,到后面盖的印,一来是印泥易干,二来是印面不净,三来是铃盖的人也会因疲劳而出错,影响了铃印的质量。我抱着吃头汤面的精神,冲在了最前面。

之后去对面的哈尔滨食品厂买杏仁排。排队的过程中我在思考挑蜜三刀还是鸡子饼。后来选择了前者。吃了以后证明我是对的。蜜三刀可能是店里最甜也是最重的美味。想起另一种甜食萨其马原来是满族美食,“萨其马”三字是满语,意为“甜蜜”之意,可能与蜜三刀一家眷属,都是塞外美食吧。

据舞台剧创作儿童系列读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绘本。我试图通过绘画传达心里的感受。我根据剧本制作草图,与编辑商讨、修改。这是一个艰苦而令人兴奋的过程,当我拿到刚刚出版的绘本时,心里是多么温暖!现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个儿童剧的绘本已经出版,成为剧院“世界经典文艺作品儿童剧版图书系列”的一部分,《泰坦尼克号》的绘本正在编制中。

我刚来的时候,完全听不懂周围人说的,连给自己买杯咖啡都不会。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一些中文,还能用微信和翻译软件与大家沟通,解释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仍在继续学习中文。

今年是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成立75周年,这是剧院、小观众和他们父母生活中的精彩事件。我衷心祝愿剧院灵感不断,创意非凡,让孩子们的笑容充满演出大厅!真的很想亲临现场,看望并拥抱每个人!我的朋友李莫飞·莫基延科(《泰坦尼克号》多媒体设计)也向剧院表示祝贺!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航班恢复后我们可以相互做客!

十五年里,我两次演话剧,两次与儿艺结缘。

玉兰花开

今年年后开学没多久,上海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上海大学三个校区被封。3月3日晚九点,教职工被紧急召回学校做核酸检测。

经历了当天晚上的凌乱,第二天的传言满天飞与生活突变带来的小兴奋,第三天的焦虑与后来的慢慢习惯,测核酸、备课、上课、给单独在家的未成年孩子打电话,生活在继续。

春阳拂煦,在延长校区大草坪上,第四次核酸检测做好,真是轻松了许多。举目四望,正看到草坪西侧的几株白玉兰中的一株开始绽放花朵。白的发亮的花朵在深绿的香樟与红砖教学楼的衬托下格外醒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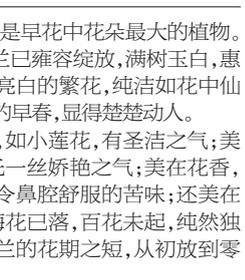
前几日白玉兰还都是花苞,几天工夫,就开始盛开了。时间的刹那感一下子变得强烈起来。

后几日,春阳更加温暖,领到盒饭的我,索性就坐在草坪上吃起来,抬头正望到那棵白玉兰。其他的玉兰也陆续开放,那棵则开得热烈起来,已有花瓣开始飘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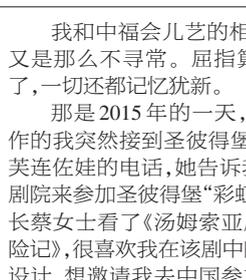
白玉兰是春天开花最早的几类植物之一,同时,也是早花中花朵最大的植物。在百花未醒的早春时节,玉兰已雍容绽放,满树玉白,惠风吹拂,花枝摇曳。这一树亮丽的繁花,纯洁如花中仙子,在这乍暖还寒,百花未醒的早春,显得楚楚动人。

白玉兰的美,美在花形,如小莲花,有圣洁之气;美在花色,纯净亮白而润厚,无一丝娇艳之气;美在花香,不甜不腻,清幽而略带一点令鼻腔舒服的苦味;还美在这开放的时节,春暖犹寒,梅花已落,百花未起,纯然独立。然而,人们却遗憾于玉兰的花期之短,从初放到零落,就几天工夫。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忽然感到玉兰的这个花期的短,也是美的,也美得恰到好处。短一分赏天人兴致未足,长一分兴致渐减,恰在这不长不短之间,给赏天人留下恰到好处的些许惆怅。一年一度的玉兰花开,像极了人生奋斗的阶段性的目标实现。那成功的花朵,成功的喜悦,就持续那几天,然后复归于平静,开启下一个历程。



退后原来是向前 篆刻



瘦尽灯花又一宵 陈茗屋

一个人在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陪伴自己的更多是孤独,是没有光彩的长时间的勤劳,像极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默默无闻的玉兰。玉兰树形普通,枝叶普通,春生夏长秋冬凋零,只剩下灰突突的枝干和孕育的小绒包,历经风雪,默默无闻。直到来年阴历二月初,它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在万千睡眠惺忪的植物间,一下子靓丽起来。

花开不是玉兰的生命,只是玉兰生命过程的一个节点,一个有目标的生命过程的一个节点。同样,成功也不是人生的意义,只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况且,并不是所有奋斗都会有预期的结果。不管成功与否,生活继续,酸甜苦辣,风霜雪雨,生命的过程本身就是生命最大的意义。

过不了几天,玉兰花落,新叶始生,泯然于众,又默默启始于生命的新程。

我和中福会儿艺的相识,是那么偶然,又是那么不寻常。屈指算来,六年半过去了,一切还都记忆犹新。

那是2015年的一天,正在艺术学校工作的我突然接到圣彼得堡青年剧院院长拉芙连佐娃的电话,她告诉我,一个中国儿童剧院来参加圣彼得堡“彩虹国际艺术节”,院长蔡女士看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很喜欢我在该剧中的设计,想邀请我去中国参加儿童剧《泰坦尼克号》的创作。用动物角色讲述故事的形式深深吸引了我,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上海让我感到震惊——之前我也去过很多大城市,但上海又大又美!而且,来上海之前我从未听过蝉的叫声。在中福会儿艺,我遇到了一群热爱儿童戏剧的人,院长、编剧、导演、作曲家、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灯光师,还有男演员们和美丽的女演员们……我们在一起创作了四个儿童剧:《泰坦尼克号》《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十二个月》。他们成为我最好的合作者。

记得在《泰坦尼克号》的创作中,起初出于习惯,我把天空画成了圣彼得堡那种暗淡的蓝灰色。而在上海,头顶上是一片非常明亮的蓝天。在舞美设计任杰的帮助下,我进行了调整,更接近观众的感知。为了《巴黎圣母院》一剧,我和同事们在道具车间制作了大量道具和服装,比如喷泉模型、带有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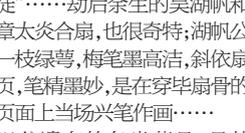
六年半,我参与了四部儿童剧的设计

(俄罗斯)谢尔盖·拉沃尔 徐进译

为了给《泰坦尼克号》中的角色制作舞台服装,服装设计石磊带着我去董家渡挑选服装的面料。那是一个迷宫般的市场,很难想象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如此丰富的面料、纽扣、紧固件、皮革、链条……后来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店,而最初我甚至都找不到出口。在那里,我们给老鼠找不同条纹的背心面料,让每只老鼠都有自己的专属条纹。说起老鼠,我还记得有一次演出时,有个小女孩看到老鼠们在即将沉没的船上互相诀别的时候,非常担心老鼠们的命运,哭着问爸爸:“老鼠能不能活下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悄悄从后台出来,以表明“所有的老鼠都还活着”。

我自己参与了三个舞台剧,第四个由于新冠疫情而不得不远程进行。最大的难点在于:我需要自己看到布景设计,需要绕着它走两圈,还需要在观众席以观众的角度看;服装面料也需要用手去感受质地,看它们在灯光下的表现……好在我有两位好队友——唐晓树和王硕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切。

《悲惨世界》上演后,蔡金萍院长提出根



集藏与欣赏

路一直溜达到凯司令吃一块栗子蛋糕,这条线路和行为基本完成了他对上海的美妙臆想。

情绪低落时,总会想四处走走。首选常常是外滩,我需要水的慰藉。那次,春

甜酸苦辣咸之“苦”且不论,大概也没有人会“嗜苦”。酸和辣原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市面”,但近新有破竹之势,尤其是“辣”,可能已成为大众点评里的新宠。咸的话,由于在上海的宁波人不少,旧日有“无宁不成席”之说,所以也有不少人喜欢咸口。

我有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推论。食物过咸或过辣易就饭,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食物佐餐。相反“甜”味是让你多吃,对应的是相对物资富庶的地区,多吃菜少吃饭。更不要说各类甜口零食和点心。今天人们谈“糖”色变,蝴蝶酥、拿破仑、月饼、搅奶油、八宝饭等等甜食糖分都打了不少折扣。蜜饯今天在上海就像传统戏剧一样,看戏听书大概和蜜饯一样属于慢生活的年代吧。

据舞台剧创作儿童系列读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绘本。我试图通过绘画传达心里的感受。我根据剧本制作草图,与编辑商讨、修改。这是一个艰苦而令人兴奋的过程,当我拿到刚刚出版的绘本时,心里是多么温暖!现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个儿童剧的绘本已经出版,成为剧院“世界经典文艺作品儿童剧版图书系列”的一部分,《泰坦尼克号》的绘本正在编制中。

我刚来的时候,完全听不懂周围人说的,连给自己买杯咖啡都不会。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一些中文,还能用微信和翻译软件与大家沟通,解释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仍在继续学习中文。

十五年里,我两次演话剧,两次与儿艺结缘。

最好的给孩子 责编:徐婉青